

名著百部
MIRUOKU DAIJU

中国现代文学

刘白羽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刘 白 羽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刘亚铁 编选



华夏出版社

目 录

小 说

冰天	3
草纸厂	17
黑	38
草原上	60
病	90
政治委员	110
勇敢的人	125
百战百胜	137
无敌三勇士	150
血缘	162
回家	174
红旗	186
火光在前	202

散 文

同志	287
记左权同志	291
人民与战争	301
曹纬传	304
漂河口杂记	316
新社会的光芒	322
光明照耀着沈阳	329
记北京的胜利日	336
横断中原	344
火炬映红了长江	356
刘白羽小传	359
刘白羽主要著作书目	361

小 说

冰 天

从山头上吹过来的北风，铁片一般，削着蜷伏在驴背上的行人，一阵紧似一阵了。

腊月的天，短得和狗尾巴一样，又是太阳将要落下去的暮天里，那灰色起伏的山峰后煊起一层染了血似的红云，这更催快了蠕蠕动在山道上的一行黑影。马疲倦的嘶喊，冲破了响在冻土上的一片车轮声，皮鞭子劈拍的击在空中，脚夫们的哄喝，在这时是觉得非常细微而暗哑了。人和车的轮廓模糊在一起，只有条线在微微的向前伸展……伸展。一股暗的灰影，也从东面渐次往这面涨了上来。荒大的草原，被寂静笼罩着。

这样行旅，是没有头的，一天只是运输的车辆和背了枪枝的人，像潮水般往前乱涌过去，从早到晚，是不会有休止和隔断发生，就有时有一两个人，离开队伍，但他们总会立刻赶上来，混在一起，模糊的涌去了。

一匹老马，拉着那辆堆满地图箱子的破大车，迟迟落在后面，王强袖着手，坐在辕上看着一片一片的热气，在马的鼻孔上扑着……

“土蛤蟆井还有五里路……天又黑了。”

他自言自语的垂着头，夜，暗暗浸在军衣上，像泼了一瓢凉水——一颗大星在远远的出现，咕，咕……轮声中，那沉重的压着的

想头，又浮悠……浮悠的荡动了。

“一个秋天，正是有点要黑下来的黄昏里，悄悄的离开白杨木下的一堆黄土。看了一眼，走出两步，又回过头看了一眼……脚那样虚茫茫的迈到地边上。两串眼泪，像水一样淌下来。一步，一步，远近的村舍，一点点黄花，弹破了家家的窗纸了。妈死了，还谁管……想起伯伯，更像一股火烧在膛子里。他是绅士，家里祖宗遗留下的田地，全让他一手吞没了。妈病了，没一个钱买点丸药吃，……就那样不行了。”

当了兵，又很快的过了三年。“给妈妈报仇”，妈妈一生受尽了人家的欺负。时时刻刻纪念着，就像粘在心叶上。

“妈妈临终，枯瘪的嘴角上，溜出来那句话‘强……儿，我不行……行……了，自己……找饭去吧……唉！……’一条喟然的叹息，结束了老人家的寿命。妈妈眼睛闭上了，自己捶着木板，号啕大哭。她的眼，也不像平时那样带着慈爱的光睁开了。直到昏迷过去，又清醒回来。天，垂垂欲暮，微风正吹出屋檐下一只只檐末虎，飞，飞……把破棉被卷了老人枯瘦的身子，走出门口去，提了铁锹想起妈妈平日说话的样子，哭起来，一直到城下的地角上，哑了嗓子，没人管。穷人的死，真不如一只狗！”

“走出庄上的时候，远远望着伯伯的房子，咬着牙，向幽冥中妈妈的灵魂，立誓给妈报仇——营中，升了中士，升了上士，全没有忘过，只想抽一个月空，带了枪跑回去，可是现在往西北开拔，越走越远了……”

车十分颠簸。他呆呆的想了半天，又下劲的，把干树枝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。

前面一点微微的骚扰……黑暗把整个的天野全浸没了。他抬起头来看不见前面团长驼轿上的两盏保险灯，但觉得车轮迟缓下来。马像要睡着了似的疲倦，一步一歪。

旅人的疲倦沉落下来了。一点微黄的灯影，在店家的大门上，照着横七竖八的影子，散乱在地面上头。马，骡子，拖了个呵欠的灰衣人……枪枝上环子微响，虽然一切全动着，一切全冲到疲倦的手掌里来了——王强拽了纲绳，随了狂流一样的脚步，挤进去。院子里，一股马粪味来回的回荡着，屋子的小窗洞上，微微投出两点鬼眼一样的火亮，脚底下，喂牲口的黄草埋没到脚面上，黑影里好几点风灯随了副官的背影，插进人丛中又穿了出来。车卸下了，老马被脚夫拉进后面草棚子。他的眼皮，更是没有劲来支撑了，想走进屋里找个地方先歇一歇——可是屋里，满炕满谷，一片灰暗，蠕蠕的动着，活像虫子。

半牙冷月从东面爬上来，山和山的头顶，联接成一条弯曲曲的线，界着上面青天，下面黑地。门外没有一棵树，只是尺来高的枯草瑟瑟细语——路中，几个人影摇晃着，是巡逻的人背了枪走过去。“今天该三连放哨……”他想着向后面架了一片帐篷那儿走，远远看见纸灯写着“第一连”三个红字，飘荡在木竿子上。

帐篷外面，是一片模糊的黑影；里面稀薄的黄光下，人全裹了破了面的皮大衣，坐着吃凉馍。

“老王……来吧，你押车，夜里不摊勤务了。”

他鼻孔中闻着凉馍的气味，饿像一只小手在肚上抓着。便在筐箩里捡了一个大嚼，咽了水壶中的一口水，含糊的问：

“真的吗？——”

“是，张排长说的，……闹着了，哥们。”

饭后，菜色的脸，一团团微动着，几十只眼睛，全叫疲倦给拴在一条线上扯着了。他解下身上的军用毯，挤在地面上，外面，呼，呼……呼，呼……好像起了大风了。狗在远处狺狺的叫着……夜，还是三月里的死水一样寂静。灯头被谁捻小了，好像油要涸。篷口，守卫人的脚步踏着沙子，……屑索，屑索……的响，过来——过去。

鼾声在一个角落上放出来。

“妈妈”的影子在眼前一闪，不过困顿的牵扯，他立刻昏昏的睡去了。

二

次晨，五点钟左右，起床号清清冷冷的，不知从哪一方向吹过来。

睁开眼睛，只瞧见一片灰白，天和倒霉人的脸子一样沉着……一股冷气暗侵进帐篷来。嘴的四周，一圈白的冰凌，冻在皮衣的领子上头，这是一夜吐气的凝结，一切全是浸在冰冻中。只剩嘴唇里微微有点热，可是溜出外面，便也立刻和凉水一样了。

“塞外苦寒……再走两天，不知还要怎样冷呢！”

王强对于前途暗暗萌下疑虑的念头了，现在才走了一天，将来一片雪地冰天，又如何活下去——外面，风是不刮了。只剩下一点尾巴，一阵，一阵，拂得野草微微呼啸起来。他披上大衣，坐在地毯上，往腿上打一只灰线的裹腿。梦是半夜，给晓风在一刹那间吹跑了。可是，眼睛是蒙眬的，手脚是慵懒的，……醒来的人，全偎在一大堆里，是早寒的逼迫，是长途的跋涉，在短短一宵中不足休养，一条呵欠在人与人的心上贯穿着。

爬起来，走到帐篷口外。

天作酱黄色，风在草上面打滚，草全向南倒下去。忽然，旋风从远远的钻出来，卷起一个大圆圈向天上旋去，立刻，碎石飞扬，沙子随了风势，向一边淹没来了——昨夜大风的剩余，是盖倒了地面枯草的土漠，一片黄布拉到天边上去。

守卫的人，像冻硬了的木头一样，一歪一斜，在土上踏了几片深深的脚印，头缩在衣领里，枪冷得在宽阔的脊背上颤抖。

远处——团部的宿店那儿，连一个人影子也找不出来。全是人，全怕冷，谁又愿意硬顶着这冷劲儿，便去跑沙道。他退了回来，想倒在人的堆丘间暖和暖和。人却说，他带进一股冷气来，推他，不愿让他躺在旁边。班长一面催人起床……一片更大的鼾声，从下面透出来。

终于，裹了毯子坐下，静。他又凝眸在烧干了油的提灯上，从玻璃凸面的暗彩上，反映起来片片幻影。

太行山下的故乡，这时虽然也有大风成天成夜的乱刮着，可是，总不会这样的苦寒。小时的冬天，天天在那矮小的屋子里，生它一灶硬煤，火苗便熊熊的冲上来，和妈妈炒半锅铁蚕豆吃，妈妈的嘴上，还会流出许许多多的笑话，来消磨长夜，那时的心上，充满了温存和慈爱。现在，依然是冬天，可是在荒凉的野外了。他想到家，想到妈妈……再进一步想到“报仇——”

虽说他是个大兵，一样有一颗铁的心，不过，他的眼泪又转上眼圈来了。

口渴得很，畏缩的手，摸出放在毯边的水壶来，手中掂着，它是特别的比往日沉重。想打开盖，盖又冻上了，呵了半天暖气才弄开，可是，水已经凝成了一整块的冰，无从倒出来了。他颓然的放下去，头迟迟的垂下——一层黑影，在眼前一闪……又一闪。

“老王——你又伤心吗？”

班长是一个多情感的人，直心直语。他们在一块相处了两三个年头。现在，他升了班长，就保了王强作副班长，所以互相全很明白。

“唔……这天变的真快，你看水壶简直冻成一块铁了，我想……我想，我们怎样活……”

“呵，你说天吗……等到再走两天，更得冷了。昨天，三连里一个压车的弟兄，从前线回来，说喝水全得凿冰，吃……吃什么，小米

饭都冻成一团……怎样活，你说怎样活！”

号声又悠扬的送来，一条尖锐的声音，拖得长长的，高高的。

“集合……集合……”

人全陡然跳起来，一面让着，把毯子捆在肩膀上，提了枪乱蓬蓬的向外跑。王强也裹在一起跑出来——风，没有了，太阳像一抹红粉从东面的地平线上，深深浅浅的涂来。几团白云和野马一样，迅速的向远远的青天上跑，灰色的人影，蠕蠕动在平远的草原上，这儿也一堆，那儿也一堆，——号兵是踮在店家的大门外，号嘴上，一条绸子飘飘的刮。

像有一根线牵扯着，他一直往那里跑去，东东西西，全有人的脚印，弄了一个个深坑。

副官的背影，又穿插在院子里的人和牲口之间，指挥着，哄喝着……马的嘶声压下去，车轮的转动声又继着响起来。一行车子摇摇摆摆出了大门。一排一排，踮在空地上头，待命出发——太阳光照得铁轴上放出片片光亮来，天气也暖和得多了。王强在箱子缝间，抽出一根树枝子，看看老马的胡须上，一点点水珠沾着。

又是一顿地皮色的凉馍——帐篷全拆掉了，剩下地面，光光的几片没有沙土的空地。

团长驮轿上的铃铛，清晰的悠响起来，“当啷……当啷……”出发号冲破了早寒，四处是黑影全慢慢动了起来。他跨上车辕，袖起两手，老马紧衔着前面的车尾巴，迈动粗糙的腿，车身微微震了一下，便开始……咕咕……的往前进，还是那么一行黑影伸展……伸展着。

前面车上，是一个大胡子的老兵，——在他的脸上，好像只有一个鼻子和两只暗红色的眼睛，其余，全模糊在黑茸茸的髭须里了。他常常低下头，去向怀里摸出一个小葫芦，凑到嘴唇上，喝两口——嘘一口气。

“你是一连的——来，喝一口。”醉鬼转过身子，一阵酒味扑了过来，薰得人头昏脑涨。

回头看看昨天宿营的地方，心中有点凄然。路的来处，几点黑螺似的远山，更显得查小了。他低下头去沉思——山的那面有大道，大道可以一直折转到自己家乡去，这面只是草，只是狂风冷水的荒原。

三

上午还很平静，下午就有点铁片风。大胡子醉得烂泥一般，睡在车箱上。

大道的土，仍然是冻得铁片似的，时时有两块突出地面的石头，把车轮给垫了起来。两边遥远的连绵山影，也渐渐消没，除了偶然在头上横过几块野云，在地上弄一片黑影外，太阳老直瞪瞪的瞧着一行人这样趋进。

“大余台……今天有房子住了。”像一种传染病，从这人的嘴上，溜到那人的嘴上去。

王强步走了一会……

道倒是越走越宽，可是两边平野上的枯草渐渐稀少了。一片沙子裹着石头，迤迤到远远的地平线上去。太阳一压山的时候，发出一片灰赭色的余光，和死猪血一样，涂抹着。四处一望，说不上荒凉往心腔上抹，虽然人是这么多，还有，骡子，马……然而那全和木头一样，不会带一点安慰羁旅人的意味。风紧了，比昨天来得更快。

“天呵，这是多么荒凉的地方，简直是一步步走向坟墓去了！你想，昨天那么大的大风，假如一个人，一定得叫风给冻死，还吹跑了。可是他们说，还没到真冷的地方呢，今夜……顶多明夜，我看

怎么过，世界上真是一天比一天残酷了。”

忽然有一块冰，触到身上似的，抬起头来，太阳赶下西天了。月亮可没上来，上来的是几块乌云。

“平远的草原，人们为什么把它抛弃了，没人来经营呢？假如，有一家家的房舍接连住挤满来，有街，有铺店，有火……人多了，天就不会这样狠得要冻死了人吧，哼……假如更有一条铁路……”

……天黑了以后，赶上五里地，扎营在大余台。

大余台的矮城像古老的古头，木然立在夜的黑暗里。队伍从门洞下挤进去，两扇大门，被风雨吹朽得活像两个饱历风霜的老人危倚着。街上的灰土是被搅起来，成了一团灰影，看不清五步外的人，不用说两边的屋舍了。灯，只稀少的几点黄，疏落的点在远处，如同在五月早上的浓雾里。看天上摇摇欲落的夜星似的——号声在那儿吹，还有人在那儿喊叫，以及骡马划然的长鸣，乱糟糟的弄成一团。

那荒城冷静的躺在塞上，好像修道院的老人一样，今天，忽然这么一行冲了进来，使它惊讶得呆呆的视着。

有了安适的房子住，虽然天气冷些，吃完了凉馍，可抢到了一碗热汤喝。——王强躺在土炕上，心里像被什么塞得满满的，很不好受。屋是被这丈八宽的土炕给占去了一大半，在那地的当中，又有一棵弯曲的细木棍子，支在驼了腰的屋梁上。顶棚是黑郁郁的，看不见什么，只在一个角落上，叫小油灯的黄焰给照出一片交织的草梗来。灯捻是几根粗线，从黑铁的细壶口上吐出，冒着半尺来长的黑烟，突突的摇得满屋的影子乱动，乱跳，好像一片树影，被微风摇曳着，发出十分颤抖的样子来。

渺茫的有些声响，可是他睡着了。屋中一阵阵烧火的焦味，回荡着，刺得土炕上的人常常从梦中很微细的咳嗽着。

眼开眼时，觉得头皮下在那么微微的疼痛，嘴更干得要命，好

像心里正燃着一把火，从嗓子那儿直向上烧。壁上的一点灯花黯淡的燃着，照不见的黑角落，全显得十分的凄惨。身旁，一个挨一个，全把呼呼的鼾声雷一般节奏的发出来。一串秃头排列着脸上，是各有各的姿态，和颜色，瞪眼，咧嘴，皱眉……红，黄，紫膛……

“夜间看旁人的睡脸是最害怕的……”

王强不期而然，想起小时妈妈常说的这几句话，心上有些痉挛，头在加紧的旋转着，沉得仿佛压在一个大车轮下。

他一度坐起来，但一会以后，终于是又躺下了。现在，正把一只臂肘十分吃力的支持起半起的身子，这样向上挣扎，身上盖的大衣溜到炕上，发着一种讨厌的气息，似乎是汗的臭味，又一刻被枯草味压下去，尽来回回荡，在这样的空气里，他觉得呼吸很费劲。鼻孔上，好似叫两团木棉给堵着，周身也在一分一分的胀大，以及藏满了火的心腔，这时简直全是不可以想像了。

裂着缝的木板窗上，许是掉了一个扣着的钉子，被冷风一下一下，刮得搭搭……的微响。

他慢慢溜下炕沿。脚软绵的，没有多大劲。摸着了在壁上挂着的暖水壶，倒了一个铅铁杯子，就一口气，那样咕噜咕噜喝下去了。麦稭的土墙上，他的影子，被灯照得大到几乎塞满了半间屋子，还哆，哆……的微颤着，似乎一个不安定的梦影，那么虚茫茫的。

他披了大衣，伴着自己孤单的影子，半坐着，从手中的茶杯上，冒出来的热气里，两只眼，有些湿得模糊下去了，一切东西的轮廓全依次消灭，只剩下曲曲弯弯的无数条粗线，在四周旋转，交织……和着一潭死水般的深夜里，木窗上，发出来的唯一的声响，虽然微细得简直叫人都有点难以捉摸，可是在这颗隐了一块伤疤的心上，已经像是一只铁锤子，一下下的叩着了。一个数年愁愤所锻炼出来的黑点，也悄然的，慢迟迟的涨大起来，像一片乌云低低的

压下。

在左边，一个沉重的身体的转侧声，一条沉重的咳嗽，冲破鼾声织成的那片静默。

“呵……老王，怎么不睡？”

班长一面说，也爬下去倒了碗水，坐在王强面前的炕沿上。

“有些不好，头又痛嘴又……渴得发火。”

……一阵风扑到窗上，班长放下水碗，踱到窗前，爬在张裂的缝子上向外看，外面一片白茫茫，压在黑夜下。

“下雪了——”

“唉——你说，真不能活下去了，不用说冻……”

“老王，不是我说你，总得少发点愁，我们当兵，一天受累，夜里再不睡觉，思索，那可真不用活了……给老太太报仇，往后有的是日子，我们这一去，将来熬个连长营长，兄弟，我帮你……我们一齐。”

沉默，……班长像唯恐一耽搁，睡魔就跑了似的，赶忙挤向人堆里，倒下去哪。这时寂静的黑影里，有两点两点的眼泪坠下来，在半空中闪一下珠子般的亮光，一落到布上，就点了一片黑渍，没有了。

四

风，还一个劲儿虎虎的狂刮着，白漫漫的雪，淹没了一片平远的荒漠，一直拖到四下里。深灰得泼了黑水似的天际，远方，几棵树像在白纸上划了几笔淡墨条，疏落的点在茫茫的白影上，一齐在一阵风的吹拂下，十分艰苦的，折下腰去了。这时，雪也就趁势在低空里横飞，一团，一团……

马冻得发抖，把四只硬木似的粗腿一拔一拔，带着下面片片的

黑泥沙。车轮没在雪中，慢迟迟的转移，就和没有动一样，可卷起许多雪和泥，湿了脚上的鞋子。

这才出了城门，走到也不过就有二三里路，铁黑的墙，便消失在那深厚的白雾下了，只是模模糊糊的一条灰带横压着。王强倒在图箱上，把身子紧缩在破羊皮大衣里，卷成一个团，抖抖的哆嗦得牙齿也啧啧……微响，脑袋从夜间一直就这样，和塞进一大块朽坏的软木一样，挤得头皮都有些胀大了，一点微痛，像一只甲虫，一面蚀着，一面爬，来回的有时还狠狠的用铁嘴咬了一口。他紧咬着牙，只任那车颠簸的震荡，一歪，一斜。

雪片簌簌的落下来，坠在衣上，再叫风一飏，很快的冻上了。

他暗暗掉着眼泪，一看眼泪溜到嘴巴上，也凝成几条冰凌了——这真是把整个的生命像掷一片碎石往污水沟里一样。这样严冷的日子，一步步向如此冰窖般的地方走来，连草也没有一根，不用说水。就偶而经过一簇两簇的蒙古包，也只和荒冢一样，让雪盖了一层，寂静的坐着，仿佛里面的人全给冻死了，然而偏有一股子烧炙羊肉的香味扑过来，逗得人都抬起头来瞧，头上的雪，立刻就扑喇掉一大堆下来。果然看见在包的一角上正有几片细细的炊烟，似有似无，那么浅灰色的，袅袅的绕。

王强为了防止腿压得麻木了，便挣扎着欠起点身子，可是风趁这一转动，就从衣缝上扑进一下，使他猛然打了个寒噤。……让泥浆给染成半黑色的马，这会倒好像很起劲，头上，身上，汗气冒出半尺来高。雪远远的沾上就化了，化成一滴滴水和汗珠混在一起，串串落到雪地上。望前看，是弯弯曲曲拼了一道窄窄的黑影，像一条蛇，消失在极远方。这时，除了这唯一的一条，以外全是白——白得眩人眼睛。

一阵风，一阵雪……

天气将近傍晚，一阵暴风搅着雪花压下来，又直冲上去，人全